



三江月／笔会

责编徐杰 审读邱立波 美编许明
2025年4月14日 星期一



海棠花， 诗文中永不凋零的绮梦

□安殷

近日，海棠花开了，比桃李略晚。面对新绿一重重，小蕾数点红，金末元初的元好问心态非常好，他说海棠你慢慢开吧，让桃李先去闹一阵子吧——“爱惜芳心莫轻吐，且教桃李闹春风。”

世人都说“海棠有色而无形”，我鼻子也算是灵敏，凑近花朵使劲地闻过，也是没闻到香味。李渔却信誓旦旦说海棠有香味，香在隐约之间：“执海棠之初放者嗅之，另有一种清芬，利于缓咀，而不宜于猛嗅。”他还提到了秋海棠，秋海棠是草本，海棠是木本，不是同一类植物。

几种海棠花中，贴梗海棠，太红，太俗。垂丝海棠，盛开时花色太浓艳，让人无法透气。还是西府海棠好，清新雅致，浓淡相宜，我们小区里就有。西府海棠，花未开时，花蕾红艳，似胭脂点点，开后则渐变粉红，有如晓天明霞。“栽植恩深雨露同，一丛浅淡一丛浓。”——对于这浓淡之色，庾信观察得很仔细。

海棠花姿潇洒，花开似锦，素有“花中神仙”“花贵妃”“花尊贵”之称，栽在皇家和富豪园林中，常与玉兰、牡丹、桂花相配植，形成“玉棠富贵”的意境。

历代文人多有诗句来赞赏海棠，脍炙人口的不少。苏轼是最爱海棠的，为了看它，在夜里点起了蜡烛——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他贬官到

黄州时，在寒食那天遇到下雨的时候，还念念不忘海棠花：“卧闻海棠花，泥污燕脂雪。”而李清照在春天清晨酒醒后，一开口就先问侍女海棠花咋样了，侍女回答“海棠依旧”，她急急跑去看，回来“教训”说：“知否，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”她把对海棠的怜惜之情，溢于言表。辛弃疾在《临江仙》的词中也提到了海棠，言辞有点暧昧，貌似有段感情故事，他说：“海棠花去去年逢。也应随分瘦，忍泪觅残红。”唐伯虎一生仕途不得意，只能纵情于各种酒色中，他的海棠诗中有怨幽和叹息：“褪尽东风满面妆，可怜蝶粉与蜂狂。自今意思和谁说，一片春心付海棠。”

《红楼梦》中多次提到海棠。秦可卿的卧房里挂着一张《海棠春睡图》，一般认为书中的春海棠指的是史湘云。第六十二回写史湘云“醉眠芍药茵”，六十三回有根海棠花签，题着“香梦沉酣”四字，那首诗道是：只恐夜深花睡去——是苏轼的诗句，讲的就是史湘云醉眠之事。也有人说指晴雯，不管是谁，反正都是冰清玉洁的好女子。

画家也喜欢海棠花。留存的画作，如宋代佚名《海棠蛱蝶图》、现代大师张大千晚年画的《海棠春睡图》等。

海棠树属于蔷薇科苹果属，水果店里有卖海棠果的，果子比苹果小，价格却要贵上一些。口感微酸，可生津止渴。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，包括糖类、维生素、有机酸等，据说有助于女人备孕。

我在江南的春光和绵雨中，从水池边的海棠花旁走过，也不禁赋得一首，以赞之：

若非鸟引不得门，
谗见珠仙恍掉魂。
夜雨曾添娇泪影，
春风又落蜡梅痕。
殷勤黄雀涎芳脸，
浪荡蜂儿亲嫩唇。
默默向溪诉事绪，
亭亭俏立度黄昏。

清明时节的 生死之恩

□俞亚素



清明时节，空中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，轻轻拨弄着人们的心弦，勾起万千思绪。有人在这细雨纷飞的时节缅怀已逝的亲友，有人则陷入对生死的沉思。而对我来说，生死的概念，早在七岁之前，就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，悄然闯入我的世界。

那时，我家与村里的公共灵堂仅一墙之隔。那道墙，看似普通，却如同生死之间的一道屏障。灵堂里，灯火彻夜通明，可那光亮非但没有驱散阴冷与黑暗，反而弥漫着一股难以名状的诡异。失去至亲的亲人们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如尖锐的钢针，穿过那道薄薄的屏障，直钻入我的耳膜。终于，好奇心战胜了那份恐惧，趁着父母不注意，我偷偷溜进了灵堂。

那天，灵堂里，香翠阿婆静静地躺在一张门板上，面色苍白如纸。她的儿子和女儿神色哀伤，时不时低声啜泣。回到家，我满心疑惑，拉着父母的衣角问道：“阿爹，阿妈，阿婆为什么躺在那里？她为什么不回家去睡觉？”父母听后，眼神闪烁，只是含糊地让我少去隔壁，别问东问西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对我的看管也变得更紧了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再也没见过香翠阿婆。每次问父母，他们总是顾左右而言他。后来，姐姐悄悄告诉我，香翠阿婆前一阵死了，她再也不能住在家里，在灵堂停放了几天后，被抬到山上，埋在一堆土中了。得知真相的瞬间，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，恐惧如潮水般将我淹没。那天，我竟莫名其妙地发起了高烧，整个人昏昏沉沉，吃药、打针都不见效。母亲心急如焚，最后请来了阿斗阿婆帮我喊魂。神奇的是，我的烧居然真的退了。

经此一事，父母决定搬家，来到了另一个村庄。那个村里也有灵堂，但离我家很远。然而，对死亡的恐惧一旦种下，便如影随形。此后，人终有一死的念头，时常会闪现在我的脑海。临近清明，这份感受愈发强烈，有时甚至会让我呼吸都有些不畅。一想到未来的某一天，我也将永远地告别这个鲜活的世界，独自沉睡于冰冷阴暗的地下，一种难言的空虚与恐惧便会

涌上心头，让我在寂静的夜里、孤独的床上辗转难眠。直到过了清明，随气温日渐升高，心境才逐渐开朗。

时光匆匆，我有了自己的家庭，女儿桐也渐渐长大了。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，桐突然满脸忧戚地对我说：“妈妈，别人都想穿越到古代，而我只想穿越到未来。通过书籍和文物，我对古代已经有了不少了解，我更想知道未来是什么模样的。这个世界如此博大与精彩，妈妈，我好想长生不老啊！”我的心不由“咯噔”一下：糟了，看来这孩子继承了我敏感的基因，否则小小年纪，怎么会去想生死之事，怎么会希望长生不老？

若是桐要吃的要喝的，我定会倾尽所能满足她。可她想要的这个长生不老，不禁让我束手无策了，这可是古往今来的先贤大哲，也未能解开的谜题啊。那些和我们一样恐惧死亡、渴望长生的古人，他们有超越死亡么？如今又在何方呢？范成大曾感叹：“纵有千年铁门檻，终须一个土馒头。”死亡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。无论你是权倾朝野、名动天下，还是富可敌国、美貌绝伦，最终都无法逃脱死亡的宿命。

在一次又一次对生死的思索中，我其实早已慢慢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：正是因为死亡的存在，活着才显得弥足珍贵。我们不该将精力徒劳地耗费在对死亡的恐惧与对抗上，而要学会在有限的光阴里，细细品味和体验生命的美好。渴时，能喝到一杯甘甜的水；饿时，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下肚；困乏时，有一张床供我们休憩。炎热之时，能觅得清凉之处；寒冷之日，能获得火炉的庇护。闲暇之余，能走入自然，领略山川之壮丽，感受溪水之灵动……这些看似平凡的一瞬间，无不构成了健康存活于世的“小确幸”。

我想，将来的某一天，桐一定也会像我一样明白这个道理的。

早上醒来，起床，床边都有一双鞋子穿的每一天，我们都应该满怀欣喜地告诉自己：真好，我活着！有一天，当我们要离开了，也可以满足地对自己说：真好，我活过！

